

走出旧货店的模特儿

杨东明



走出旧货店的模特儿

杨 东 明

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八四年·福州

走出旧货店的模特儿

杨 东 明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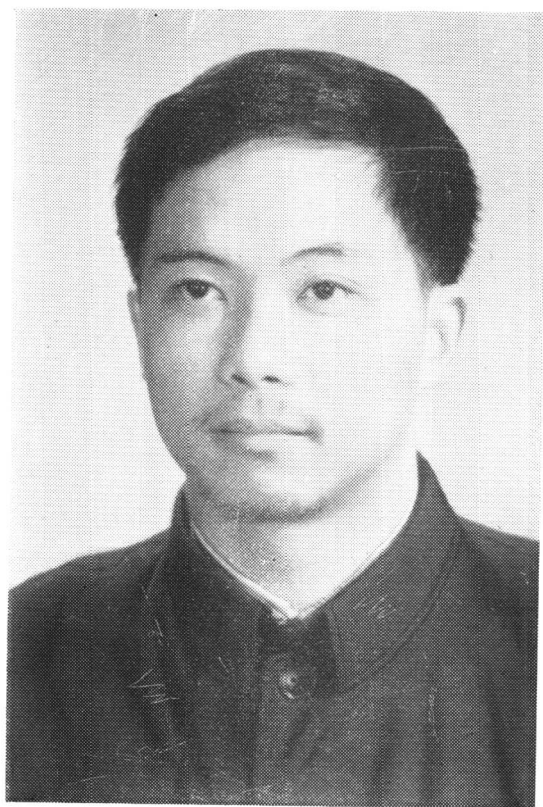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9.375印张 6插页 223千字

1985年3月第1版

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,430

书号: 10173·680 定价: 1.20元



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itials, possibly reading "L. M." or similar.

作者介绍

杨东明，男，1950年生。1968年在郑州大学附中毕业后，赴大别山区插队劳动。1970年入伍，曾做过部队文艺宣传队员、创作员。1974年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文化局创作组工作，后调到《河南青年》任编辑。现在河南《莽原》文学社任编辑。

1974年以来在《收获》、《长城》、《小说家》、《小说林》等刊物上发表《走出旧货店的模特儿》、《当白雪遮盖山头的时候》、《人生的不等式》等八部中篇。并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当代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新港》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《三眼井》、《秀女仔》等三十余篇短篇小说。

杨东明的小说，题材比较开阔，风格多样，文字清新流畅，故事也颇感人。在文学新人中，是一位比较勤奋的年轻作者。

出 版 说 明

一、举凡在事业上取得卓绝成绩的人，不管他们是科学家、艺术家还是作家，都有平凡而又感人的、至关重要的第一步，我们编辑出版文学新人第一本单人集丛书，就是为他们的第一步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二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文学新人争相破土而出，他们以新的姿态、新的气魄、新的内容和自己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，出现在读者面前，崛起在文坛之上，真是人材济济，硕果累累。为他们编辑出版一套第一本单人集丛书，不仅是汇集他们的丰富成果，繁荣文艺创作，促进文学新人的成长，而且也是为了给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发展时期，留下它的历史纪录。

三、我们将有计划地、分期分批地、不断地编辑出版这一套文学丛书，凡在本刊选载过作品的文学新人，都在编选之列。

四、文学新人第一本集子，以作者的中篇小说为主，适当选收一些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。集子前头，刊有作者近照和作者简介；集子后头，有作者后记或附记，介绍作者的创作感受和成长过程，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借鉴和经验。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编辑部

目 录

(中篇小说集)

青春三重唱.....	(1)
人生的不等式.....	(55)
走出旧货店的模特儿.....	(97)
当白雪遮盖山头的时候.....	(148)
敬礼, 星星火炬.....	(193)
紫云塔 竹竿河.....	(248)
后 记	(293)

青春三重唱

——写给我的三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朋友

彭曼：“小伙子们的眼睛盯着我，
我不出场他们决不罢休。”

省直机关和工厂不一样，星期天是不上班的。可是我们厅长却强调坚持星期天和节假日的轮流值班制度。一个季度差不多轮上一次，这个星期轮上了我。

机关的办公大楼一到星期天总是这么寂静，平日里象黄蜂一样嗡嗡地出出入入、涌满楼道的人们一下子全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很象当年我在军区空军文工团时每晚演出结束后的情景。密密排列的一个个座位上，原本蜂蜂涌涌簇动着数不清的人头。散了场，人们纷纷离去，那舞台下的座位就象是一块空空的巨大的蜂巢。演员们都到后台卸妆去了，空落落的舞台一下子显得那么高、那么深。收起的软景吊挂在头顶上，舞台宛如一个悬挂着钟乳石的大岩洞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才有机会走到舞台正中的那个麦克风前，亮开嗓门，演一演李铁梅。“……爹爹和奶奶，齐声唤亲人，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。”空旷的大礼堂里，回声是多么响亮哟！象有一只黄鹂鸟在飞、飞……

自己的歌声会感动自己的，我觉得我的整个身体就象提琴的

琴箱在共鸣、在颤动。我的鼻子酸了，眼睛涩涩地想要流泪。团长为什么老是说我的音量小？小——“象蚊子在哼哼！”排练时，那是在院子里唱的呀，没有扩音器，当然听起来不响啦。顶讨厌的，是拉京胡的老赵。他自己闭着眼睛，象瞎子探路一样把手里的琴弓东捣西戳的，可是动不动就数落我：“停，掉板啦。慢半拍！”

他那一把京胡吱吱扭扭的，象是没上油的车轴一样不住点儿地响，哪能听出什么节奏来？可是所有的人都附和他，他是从省京剧团招到部队来的，当然能唬住人啦。我心里老想着往前追、追，跟上那板鼓，跟上他那摇来晃去的琴弓，可是总也追不上。“磨刀人”、“贼鸠山”、“李玉和”……所有的人都笑嘻嘻地叫着我的绰号——“慢半拍”！

在队列前，教导员批评他们了，人家有名字嘛，彭曼。革命战士应该互助尊重，加强团结。叫过我外号的人偷偷伸着舌头笑，我却感动得直想哭。我知道，这是小王向教导员报告的。他站在队列里，同情地勾过头望望我。我也望着他那端正、白净的方脸盘。他在《红灯记》里演一个过场的鬼子兵，在《沙家浜》里演负伤的新四军战士小王。我觉得，他比“样板团”里的那个“小王”还象“小王”！他也说过，我长得象刘长瑜，要是能唱得好，演李铁梅最合适。我们团演李铁梅的演员个子太猛，站在那儿差不多和李玉和一样高呢。可是，团里却只让我在《沙家浜》里演了几回女卫生员。我背着药箱，向他喊一声：“小王，来换药！”他答一句：“换药？我不换。”他那倔强的样子，真象一个英雄。后来，他饿昏了，我来抢救他。我摇晃着他，喊他，看着他浓眉下的大眼睛紧紧闭着，我难过得嗓子直发干。那一会儿，我甚至希望他真的受伤了：我要小心翼翼地给他包扎，我要细心看护他，我要给他喂药喂水，我要把自己的血输给他！我

要……

尽管团长也夸奖我演得很真挚，但是我始终没有机会在舞台上唱过一句。当然，演出结束后，走到舞台上自己唱一唱的机会还是很多的，但那时台下却没有观众了——不，有一个观众，小王！他一听到我唱，就会悄悄走到舞台前的观众席上坐下，一边用卸妆油卸妆，一边专心地听着、听着。

能唱成这样已经不错了，人家是自学的嘛。其实，我如果早学一年就好了，只晚了一年，不，只晚了半年，“慢半拍”！机关家属院我们这一茬儿女孩子们，那时候都被下乡插队的男孩子们吸引住了。他们时常从乡下回来，晒得黑黑的，拉着手风琴，小提琴，弹着吉它，用那刚刚变得粗哑的男子汉的嗓门唱着让人听了心跳耳热的歌。

他们当中拉提琴拉得最好的一个，被他下乡的那个地方的县剧团招走了。县剧团改成了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需要组织新乐队给歌舞伴奏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家属院里的姑娘们有人开始学拉小提琴了，我给妈妈一说，她很快给我也买了一把。大学都停办了，能学会拉提琴将来考进剧团也不错呢。妈妈说我从小就聪明，在幼儿园剪纸课上剪出的蝴蝶、小白兔什么的总是做展品。小提琴并不难学，我很快就会拉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了。可是这时候，我们学校宣传队的媛媛被部队宣传队招去当女文艺兵了！她会跳“白毛女”，其实，她学跳《洗衣舞》时还是我教她的动作呢。她后来看了《红色娘子军》，就每天练习芭蕾舞。我才不信自己不如媛媛呢，我咬着牙每天练习压腿、下腰、劈叉，一大清早就和同院的几个小姑娘一起练习跳舞。过了半年，我们几个甚至能完完整整地跳下来“大红枣儿甜又香”那段芭蕾舞动作呢。

后来，果真又有部队宣传队来招女文艺兵，可他们只招会唱京剧的！这样一来，我们又开始天天早上爬起来到公园吊嗓子，

军区空军文工团来挑人的时候，我才刚刚学了半年。当然，考试的时候，我就比不过那些文艺团体里的子女了。人家说是名额已经招满了。妈妈托了许多人，市武装部长亲自帮了忙。最后，领兵的叔叔终于同意带我走，说是“试用一年”。虽然发军装，但不算正式编制。

不管怎么说吧，反正我当上了女兵！我穿着崭新的绿军装到学校去，班上的女同学们都羡慕死了，她们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哩。

舞台上布景的转换只需要几分钟，幻灯往天幕上一打，软景和硬景一拉，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、另一番情景了。想不到生活舞台上的场景，也变幻得那么快，样板戏一下子都不唱了。教导员找我谈话：“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回地方去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工作……”

别了，一年的舞台生涯！虽然我只演了一年的“小王，来换药”，但是，我忘不了舞台那明亮的灯光；忘不了每晚演出结束后我自己站在舞台中心的独唱；忘不了台下那唯一的听我演唱的观众——我的“伤兵”小王……

此刻，办公楼这空荡荡的大厅确实象是个舞台。大厅的玻璃门象面大镜子，映出人的影子来。站好了字步，微微地笑一笑，象演出一样。“啊——，啊——”哎哟，响亮的声音大厅里容纳不下，竟然溢满了深幽幽的楼道。回声是多么悠长，多么动人呵！哼：在文工团的时候，有人还说我发声有鼻音，“暗闷”、“缺乏光彩”呢。电影《大篷车》里的女高音独唱，E调的高音我都能顶得起来！

小伙子们的眼睛盯着我，

我不出场他们决不罢休。

黑母鸡飞到哪里去了？

咕里嗒扎扎扎扎噜噜……

“咕里嗒扎扎……”这几个衬词音调最高，也最难唱出味来。噱，一般的女孩子唱到这儿都要低八度，可我唱着毫不费力——哟，玻璃门映出我的姿态不太好，脖子伸得有点儿长。再唱的时候要注意，下颌收回，这个样。

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。

真叫我啼笑皆非。

嗒——啊——嗨——

可惜没有观众，我的“伤兵”小王不在……

怎么？楼道的尽头，忽然出现了一个人影，他慢慢地向我走来。哎哟，他长得太象小王了！方方的脸盘也是那么端正、白净，浓眉大眼，甚至头发还有点儿卷曲。

他，一定是被我的歌声吸引来的。

邵辛：“冲破大风雪，我们坐在雪橇上。

奔驰过田野，欢笑又歌唱。”

打字员彭曼的嗓子还真不错。她唱的这首《大篷车》里的插曲，我听着和广播里放的差不多。瞧她那样儿，还真够文艺“份儿”的。

“喂，小彭，再来一个。够味，专业水平。”我开着玩笑。

她笑了：“我本来就是文工团的嘛。”

“前几天北京来的歌舞团在省体育馆演出，我听着也就那样。还八毛钱一张票呢。”

“你是专门来听我唱的？我这儿可不卖票，你走吧。”彭曼踌躇自得地说。她这样子明明是还想唱给人听哩，却开玩笑假装要赶我走。

“哎哎，我可不是听到你唱歌才来的呵。我是来值班的，小

车值班，这个星期天轮到我了。”

原来，彭曼也是来值班的。坐着没事儿干可真无聊，司机这行，开起车来没有一分钟走神的空儿。车一停，咱就要用棉纱擦擦车身，再不就是检查检查油路、水路呀什么的，手从来不闲，习惯了。这会儿坐在那儿，我的手拿着团棉纱不自觉地擦着墙。

“嘻嘻，你干什么呀？”彭曼抓住了我的手。

我哆嗦了一下，忙把手抽回来。“我呀，擦车哩。”

我又不是那扇可以当镜子使的玻璃门，她为什么总是笑咪咪地望着我？还时而把脑瓜偏到左边，时而把脑瓜偏到右边。她的头发旋转着盘成了日本式的“富士髻”，她好象在照镜子看哩。

我当然不是镜子，她是在看我！我心里忽然有点儿发毛，摸了摸脑袋说：“怎，怎么？是不是我头上有……”我疑心，可能是检查车底时，头发沾上了油呢。

“你——，很象我过去在部队认识的一个人！”她异样地眯着眼睛，在鼻子尖前竖起了一根细长的手指，组成了一个倒置的感叹号。

象谁？她不说，却问我：“你也喜欢唱歌吗？”

“有时候也吼几句，觉得比抽烟还痛快。”

“你最喜欢哪首歌？”

“《铃儿响叮当》。”

“噢，你唱给我听听。”

“唱不好。”

“你唱吧。唱不好，就拜我当老师嘛。”她好大口气，我唱了。

冲破大风雪我们坐在雪橇上，

奔驰过田野欢笑又歌唱。

铃儿响叮当，令人精神多欢畅。

今晚滑雪多快乐把滑雪歌儿唱……

“你的中音区音色不错，但是有喉音。高音是‘白声’喊出来的。应该把下腭和舌根放松，软腭自然向上抬起，采用胸腹联合呼吸法，找到呼吸支点。这样，米——来——多——”

她很认真地撮起嘴，象要吮吸一个香甜的软柿子。她要我学一遍。于是，我也吸溜了一回“软柿子”。

如同幼儿园的阿姨看到小朋友学会了1加1等于2，她高兴地拍着手说：“对，对。我再教你唱高音，要找到头腔共鸣区。这样，索——米——”

她唱得真响亮，然而声音波动着，象是我开的那辆轿车前面的小红绸旗在疾速的风中抖动。一条淡蓝色的血管悄悄在她那细长的脖子上隐现了一下，旋即消失了，她要我唱高音，我唱出的高音也是这么刚一露头就消失了。

她很宽容地笑了笑，“唱不上去，没关系，我以后慢慢教你练习吧。不过，《铃儿响叮当》这首歌太简单了，其实算不上什么正儿八经的歌曲，这是外国人喝酒碰杯时唱着助兴的歌。就象咱们国家的民间小调一样。”

她真博学，什么都知道。

“可是，我喜欢这首歌。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怎么说呢？一唱起这首歌，我的身子就会不由自主地轻轻晃动起来。那一跳一跳的轻轻快快的节奏，那洋洋自得的调子，不就象是咱摸着方向盘神气活现地坐在驾驶室里么？这歌简直就是专给咱司机写的，当然，那不是坐在雪橇上，是坐在咱的驾驶室里。嗨，盖了帽啦！一换档，把油门踩到底——七十迈！野外的大公路又宽又平，象飞机跑道一样，我的大“解放”要是安上翅膀，肯定能象三叉戟一样飞起来！

当然啦，咱喜欢开大“解放”。爸爸开了一辈子大卡车，参加

过抗美援朝。还开车支援过西藏建设。咱一到运输公司车队，就是开的大“解放”，运货跑长途。后来，咱们交通厅陈厅长到运输公司车队“抓点儿”，说我技术好、聪明机灵，把我给调到机关开“上海”轿车。这小蚂蚱车开着不过瘾，城里街道上到处都是人，你车头的保险杠顶着他们的屁股了，他们还象逛公园似的，不慌不忙地悠着走。你要是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吃了红灯，一路上所有十字路口的红灯都掐准了点儿等着你，跟在别的汽车后面吃灰，要多憋气有多憋气。

一唱起《铃儿响叮当》，我就想起开着大卡车在田野上疯跑的那个痛快劲儿！“冲破大风雪，我们坐在雪橇上，奔驰过田野，欢笑又唱歌……”风老是在我的耳朵根上使劲儿地吼，路边大白杨树乖乖地立正站着，象是迎接国宾的仪仗队。我就这么自自在在，神神气气地检阅着他们。大公路永远望不到尽头，永远跑不完。我只想永远这么跑下去，看看前面究竟是什么在等着我……

这样的日子，那才是老头吃牛肉干儿，越嚼越有味呐！

彭曼听呆了，她仰着脸望着玻璃窗外，好象要竭力看到外面的什么东西似的，大眼睛上如同蒙了一层雾。她问我：“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到处跑，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吧？”

我说：“那当然啦。坐在大卡车上跑长途，就好像是划着船到处漂游一样。”

人家的小孩都是从小睡摇篮、小竹车什么的，我可是打小就坐大卡车的驾驶楼。我父亲那时老开车跑长途，到东北装圆木、去西安拉机床、下云南、闯口外……什么地方没跑过？

大卡车的那个玻璃窗呀，可比电影的银幕好瞧多了。东北那雪，嗨家伙，比棉被胎还厚。父亲用细麻绳捆住大墨镜的腿儿，缠在我的头上，说是怕我把眼睛瞅瞎。有一回运机器到内蒙，经过乌兰哈拉牧场时，车抛了锚。晚上，我们在草原上过夜。半夜

里，就听到好多小孩在哭，我隔着车窗四下瞅瞅，嗨家伙！草丛里好多蓝幽幽的萤火虫，不，比萤火虫大，是小灯笼。父亲打开车大灯一瞧，乖乖儿，是一群一群的狼！拚命按喇叭，它们也不跑。你是在动物园铁笼子里瞧过狼的吧？我们可是被关在驾驶室那个铁笼子里，让狼在瞧我们！

约摸有一年多的时间，父亲老是开车往西安跑。每天一到晚上，我们就能赶到一个县城里，可中午那顿饭，总是在路上吃。父亲好象算准了时间，太阳一爬到正头顶上，他准定把车开到一个叫渭川镇的十字街上，领我去吃羊肉泡馍。十字街口的那家羊肉泡馍店门前有两棵大槐树，怪模怪样地鼓着肚子。卖羊肉泡馍的这个店里的女服务员，也是个鼓着肚子的胖女人。大概是她的羊肉泡馍的味道特别好吧，路旁停靠的大卡车排得比火车还长。司机们从她手里端过象小磁盆似的大粗碗时，都爱骂骂咧咧地拧她几下。这个胖妇人挺喜欢我，老爱抱住我亲。她脸上油腻腻的，每回都弄得我腮帮上发粘，如同擦了厚厚的香脂一般。我不喜欢吃她的羊肉泡馍，那会辣得我张着嘴象小狗一样直哈气。但是，我喜欢她“乖乖娃，乖乖娃”的低低唤我的声音。闻到她头发缝里的油烟味，我直要哭。我想妈妈……

“你妈妈呢？”彭曼托着腮问我，“她怎么不管你，总是你爸爸带着你四处跑？”

我望了望彭曼，她的眼神是那么温和。我忽然感到，她好象是我的姐姐，或是我的妹妹。虽然，我是既无姐姐也无妹妹的。

“我妈妈——，爸爸经常开车出去，她，跟别人过了……”
这话我从来没给旁人说过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说给她听。

田螺螺：“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，
阿嫩阿嫩绿它刚发芽。”

我在机关食堂刚刚把第二天蒸馒头的面揉好发上，彭曼就来找我了。她很神秘地敲敲玻璃窗，招招手要我出来。看那样子，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，却又不愿让别的师傅知道。

“螺螺，到我的打字室来，快点儿！”她低低地说一句，掉头就走。我在后面跟着，象电影里演的那种听到秘密接头暗语时的情景一样。

在打字室的门前我停了脚。我不敢进去，因为有一回我探头探脑地想看看屋里的那台“叭哒叭哒”响的打字机，彭曼却“笃笃”地敲打着硬牛皮鞋底走过来说：“对不起。这是机要部门，外人是不能进的。”

我结结巴巴地道着歉想解释什么，但啥也没有说出来。我当然不是想打探什么机密啦，我只不过很喜欢那张小小的桌子；喜欢那脖子长长、勾着脑袋的小台灯；喜欢那有着密密麻麻空格，嵌满奥秘莫辨的铅字的铁盘；喜欢那象发报机一样“哒哒”响的打字键……

但是，这一切都被彭曼掩住的门隔开了。

而眼下，彭曼却亲手打开门，亲昵地拉着我说：“瞧你，还愣什么？快进来呀！”

我进来了，但只能踮起脚溜着墙根儿走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室内铺满了报纸，在报纸上，摊开了一床没有缝好的被褥。

“你能把它缝起来吗？一个小时之内！”

她总是这样说话的，象是下命令交代任务一样。我蹲下去掂了掂那床被子。被面整个缝斜了，被里子边上的针角长长短短，时深时浅，有几处还露出了棉胎来，仿佛是露了馅的包子。

我忍不住笑了，她也笑起来，但笑得很疲惫，嘴角松松地扯了几下，眼皮儿挺吃力地扑闪着。她歪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挠了挠额前湿淋淋的刘海，她被这床被子给折腾苦了，也怪可怜的。